

電影劇本叢書

鍾義和小白龍

梁彥 熊塞聲著



藝術出版社

電影劇本叢書

電影藝術編譯社編

鐘 义 和 小 白 龍

梁 彦 熊塞声著

藝 術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鍾义和小白龍

梁 彦 熊塞声著
电影蔡德親譯社編

*

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号)

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号

机槩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字數：34千

開本 31"×43" 1/32 印張 2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361—5500

定價 (7) 0.20元

內 容 說 明

這是一部以神話故事為題材的電影文學劇本。內容寫一個勇敢的打柴郎鍾義，為了人們的幸福，怎樣挺身與害人的九頭鳥搏鬥，並且在鬥爭中和東海老龍的兒子小白龍互相幫助，戰勝了種種困難，在最危急的關頭彼此拯救了性命，結成了兄弟般的情誼。同時也寫了鍾義如何與一個背信棄義的王恩結為義兄弟，但見利忘義的王恩在鬥爭的危急關頭卻出賣了自己的盟友。

劇本通過鍾義和小白龍的形象，說明了什麼是真正的情誼。同時也表現了我國勞動人民善良、勤勞、智慧和富有正義感的性格，以及為幸福而勇敢鬥爭的精神。

人 物：

鍾义

公主

小白龍（龍王太子）

鍾义的母親

鍾义的父親

王恩

黑漢（九头鳥）

老龍王

龍后

龍女

皇上

大太監

小太監甲，另小太監若干

白髮老婦

皇宮中侍臣、宮女、武士、轎夫等多人。

龍宮中王公、大臣、嬪妃、宮女等若干人。

羣衆若干人

說故事的姊妹三人，听故事的男女小孩若干人。

開 場

灯下。姊妹三人手裏做着活計，一個在納鞋幫，一個在納襪底，一個在學剪裁。她們周圍有三五男女兒童在听故事，都听得入了迷。這時，納鞋幫的姑娘正在講着。

（解說）麻油灯兒豆大的光，
姊妹三個說古長，
大姐說了个“茶瓶計”，
二姐說了个“杜十娘”。……

二姐——納鞋幫的姑娘，結束了她的故事。孩子們頓然從寧靜裏躍出來，心滿意足地拍起小手，轉過去就猴着納襪底的姑娘，央告着她也講一个故事。

（解說）輪到三姐她不會說，
說个故事太荒唐。……

納襪底的姑娘看推辭不過，就答應了。她輕輕拂開垂到臉上來的幾絡短髮，兩手交叉着放在膝上，凝神片刻，才微微一笑，看出她已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來了。

(解說)說个妖鳥搶公主，……

画面出現了妖鳥在空中飛翔，兩爪攥着公主。

(解說)說个負义的黑心郎，……

画面出現了王恩的形象。

(解說)說个殺妖的英雄漢，……

画面出現了鍾义与妖鳥搏斗的鏡頭。

(解說)說个昏庸的老帝王。……

画面出現了昏庸的皇上。

(解說)說不清故事出在哪朝和哪代，

講不明它流傳在哪方，

怎么短，怎么長，

悄悄坐下來听她慢慢講。

听故事的孩子們帶着欣喜的、滿意的、欢迎的臉色，
靜了下來。一个孩子还在淘气，被一个稍大一點的小姑娘制止住了。

1

峯巒重疊的羣山中。

明媚的陽光照射着小河的淙淙流水，照射着野生的各色小花和嫩草，照射着彷彿扯起輕紗的帶霧的樹林。

陽光穿透樹葉的隙縫，和樹蔭一道傾洒在大地上。

鳥兒鳴唱着，小鹿撒着歡，啄木鳥攀着樹幹、往樹洞裏伸着長喙，橐橐地敲打着。

一切是這樣優美而和諧。

好像也是啄木鳥發出的敲擊聲，從林中遠處傳來丁丁的伐木聲。透過薄霧的輕紗，可以看到樹蔭中有人舉起斧子，砍伐樹木。音樂起，砍柴青年歌唱道：

琉璃河水响，嘩啦啦响，
好像一條長帶，閃銀光；
黑石山上百花開，
好像一個美人巧梳粧；
百靈鳥叫的聲兒長，
聲聲唱的好風光；
風光好，好風光，
打柴郎歌唱愛故鄉。

砍柴人揩了一下臉上的汗水，將斧子別在腰帶上，俯身正要收拾和細綁地下的樹枝，突然發現小路上有什麼東西在撲打着。

砍柴人走去一看，原來是一隻烏鴉在扭着一條小蛇打架。他俯下身去撥開烏鴉，烏鴉“啊”地叫了一聲就飛到樹上了。他再看看地上的小蛇，小蛇已經蜿蜒地爬走了。

砍柴人笑了笑，向樹枝堆那里走回去。這時我們可以看清，砍柴人就是我們故事的主人公鍾義。

鍾義剛走近柴堆，又聽到背後烏鴉的一聲怪叫，他急忙轉回頭去，看到烏鴉已經從樹上飛下來，向着小蛇撲去。

鍾義趕到那裏，小蛇已經受了傷，在烏鴉的爪下緩緩蠕動着。

他捉住烏鴉。烏鴉哀鳴着說：“求求你，放了我吧！”他放了牠，回頭將小蛇輕輕拾起來，放在懷裏，就去拾掇柴担。烏鴉這時已經向着遠方飛去。

晴朗的天突然昏暗下來，蓊蔚的樹林像經過嚴霜的侵襲，顯出一片蕭條氣象。

2

鍾義來到家裏，推開柴門，放下柴担，走進了自家的小茅屋。

老媽媽看到兒子回來，接過兒子剛從腰帶上取下來的斧子，問道：

“餓了吧？”

鍾義看看鍋灶正冒着熱氣，嚥了一口唾沫，笑着說：

“嗯，有一點。”

老媽媽把斧子掛在牆上兩個木橛之間，就忙着去擺吃飯桌子。

鍾義從懷裏取出小蛇，輕輕地放在一個簸籬裏。小

蛇艱難地蠕動着。鍾義想了想，就从壁龕裏取出了“刀口藥”，在小蛇的傷處敷上些藥粉，又从媽媽的針綫簸籬裏取出一个布条，給小蛇裹了傷。

“幹什麼哪？不餓了嗎？”媽媽已經擺好飯桌，叫鍾義吃飯。

鍾義正專注地給小蛇裹傷，沒聽見媽媽叫他。

“這麼大了，還这样貪玩，快吃飯吧！”媽媽又叫了一遍。

“嗯？——噢，噢！”鍾義自問自答，却還是不動，一直看着簸籬裏的小蛇。

“能活能活！媽媽你看，”鍾義忽然高興地喊道。

“什麼能活能活的？”媽媽一看是條小蛇，就問：“怎麼回事？”

“牠叫一只烏鴉給啄傷了，我救了牠，”鍾義說。

“救的對。可是烏鴉呢？”

“放了！”

“放了？”老媽媽一怔。忽然一件傷心的事兜上心頭，她忙用話語岔開：“吃飯吧！吃飯吧！”她軟弱無力地坐在炕沿上了。

“媽，你怎麼啦？”鍾義剛拿起碗筷，看出媽媽有心事，就問媽媽。

“沒怎麼。”

“媽，你說呀！”鍾義着急了，撂下了碗筷。

“唉！”媽媽嘆口氣，才憂傷地說：“我尋思你也該成人懂事了；可是你……。看起來，你爸爸的仇是沒法報的了！”

鍾義着急地問媽媽：“媽媽你說什麼？爸爸的仇？爸爸有什麼仇？”

“是呀，你爸爸有仇，还得你去報仇。我早就想告訴你，因為你还小，任甚麼也不懂……”

“媽媽，你快說吧，我這麼大了，什麼都懂，我一定給爸爸報仇！”鍾義急得幾乎哭了出來。

“我說我說，看你急的这个樣子，”媽媽回憶地說下去。“听啊！你爸爸是這一帶有名的射手，能够百步穿楊，百發百中……”

隨着媽媽的追述，出現了回憶的画面：

鍾義的父親全身披掛，帶着箭壺，在林中射獵狐兔。

鍾義的父親在山中射獵猛獸。

鍾義的父親向空中射去，鷹鷂應着弦聲翻落地上。

狂風中，天昏地暗，天空中一只黑色的九頭巨鳥飛來了。鍾義的父親拈弦搭箭，拉滿弓，對飛着的巨鳥瞄準，手一放，只听聽的一聲；箭出去了。他定睛看着飛鳥，以為一定能射死，然而飛鳥却怪叫一聲，扑拉一下翅膀，又飛開了。他不由地一怔，臉上出現了陰郁的暗影——沒射死，這簡直是他自從射獵以來絕無僅有的事。

九頭鳥的一個眼睛上中了箭，牠帶着箭飛走了。

鍾義的父親陰郁地回到家來。妻子見了這種情形，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但她並未打擾他，只讓他自個悶悶地接過小鍾義去。她一邊給擺着飯桌，一邊分担着他的憂慮。

鍾義的父親和獵友在林中歇晌，拴好馬，躺下來。獵友很快就睡着了。可是鍾義的父親却長久地閤不上眼。他剛一閤起眼來，只听得空中喊道：“還我眼睛來！”他忙取弓箭，但已來不及了。九頭鳥已經迎面扑來，伸出了兩只鋼鈎般的巨爪，將他攫到了空中。獵友這時已經驚醒，只聽見鍾義的父親在空中喊道：“告訴鍾義，長大了給我報仇啊！”

老媽媽：“……轉眼十六年了，想起來還像在眼前一樣……”

鍾義听了媽媽的話，默默地轉動着兩只放光的眼珠，好像在向媽媽表示決心。

3

小蛇的傷養好了，在簸籬裏很有精神地爬動着。

一雙手小心地給小蛇解開了裹傷的布條。

鍾義十分得意地俯首看着簸籬。

媽媽用抹布揩擦着屋裏的家具，回頭看到高興的兒

子，也高兴起来，問道：

“全好了嗎？”

“全好了！”鍾义回答。

媽媽也來到簸籬跟前，來看痊癒了的小蛇。

小蛇忽然在簸籬裏打了一個滾兒，一股白烟就从簸籬裏冒了出來。

鍾义娘兒倆被嚇了一跳，連連地震着眼睛。

白烟消失了，一個穿戴着白色衣帽的漂亮小伙子，站在娘兒倆眼前。

鍾义又用力閉了閉眼睛，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情。

小伙子向他娘兒倆深深地打躬行禮，說：

“多謝鍾义哥救命之恩！多謝媽媽的照看！”

“你是？……”鍾义問。

“我是小白龍，東海龍王的太子，奉父王之命，看守琉璃河。可惡的九頭鳥竟和我作對，要搶我的聚水寶瓶，打算主宰這一帶萬物的生命。”小白龍從懷裏取出一只閃爍着光芒的瓶子，繼續說道，“就是這個瓶子，幸虧鍾义哥救了我，趕走了妖鳥；不然這一帶就叫大水淹沒了！”

“你說的是九頭鳥？那只烏鴉就是九頭鳥嗎？”鍾义焦急地問。

“是九頭鳥！”小白龍肯定地回答。

“媽媽呀！”鍾义悔之莫及地哭着，跪倒在媽媽面前，
“你看你兒子幹了什麼傻事，他竟瞎了眼睛，親手放走了

殺父的仇人！”

“孩子！不要难过！”媽媽撫着鍾義的头，忍着眼淚，
“你能这样想就好了！”

“媽媽，鍾義哥哥，都不要难过了，到時候一定能够報仇！”小白龍說，“你們看天气乾旱成什麼樣子了，我得赶快去看守琉璃河，不能陪伴媽媽哥哥了！”

小白龍說完，忽地不見了踪影。

鍾義娘兒倆面面相覷。

鍾義忽然醒悟了似地抓起牆上的斧子，奔出門外。

4

鍾義手攢着別在腰裏的斧把，沿着曾經淙淙作响而現在却已經乾涸了的小河的岸边，大步前進，烈日晒得他汗淋淋的。

穿戴着白色衣帽的小伙子——小白龍，這時已經來到琉璃河的源头。他抬头看看天空的烈日，低头又看看乾涸了的小河，搖搖頭，嘆口气，从懷裏取出閃着光采的聚水瓶。

他緩緩地、輕輕地傾側着聚水瓶。聚水瓶瓶口流出了一股清水，下面乾涸的河床立刻涓涓地淌起澄澈的細流來。

鍾义沿着乾涸的河床走着、走着，忽然發現小河上游淌來涓涓的細流，就不勝欣喜地在河床旁边坐了下來。

鍾义看着流水，又抬头看看路旁的一切生物——草、花、樹，以及樹上的松鼠、啄木鳥，林中的小鹿、黃鶯等等，都彷彿甦醒了似地，有舒展着枝葉的、有尽情跳躍的、有撒歡的、有鳴唱的……

小白龍用聚水瓶傾倒着細細的清水。

万物在恢復着生机：草伸直了腰、花兒也開了、鳥兒鳴唱着、松鼠跳躍着、鹿撒着歡……

突然，在山縫陰黯處，閃爍着一對炯炯的目光，這目光正窺視着小白龍的一舉一動——一個穿戴着黑色衣帽的獨眼黑漢，正悄悄地走出山縫，蹣跚着脚步向着小白龍走來。

小白龍打了一個寒噤，覺得事情不好，急忙回轉頭來，那個黑漢已經來到跟前；兩人隨即撕扭起來。小白龍來不及藏起聚水瓶，就一手保護着它，一手與黑漢對抗。

鍾义在涓涓的細流旁，正欣賞着恢復了生机的眼前景物：猛然隱約地聽見深山裏响起雷聲。他向山裏望去，看到那邊的天空已經黑雲密佈。不一會，黑雲就遮住了

太陽。

林中的陽光隱沒了。黃鶯、小鹿、松鼠、啄木鳥等小動物都慌忙地躲藏起來。

鍾義剛剛立起身來，頭頂上就一個閃電一聲雷地鬧騰起來了。

小白龍與黑漢正格鬥得十分激烈。

小白龍顯然已經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，手裏的聚水瓶已被黑漢打掉在地上了，汹涌的巨流隨着就从瓶口流瀉出來。小白龍想奪回水瓶，但已經無能为力。他忽然化成龍形，掙開黑漢，向巨流中奔去。

黑漢跟着也立刻化成九個腦袋的大鳥，展翅向着小白龍撲來。但小白龍這時已經洄水逃走，九頭鳥打了一個旋兒就帶着聚水瓶騰向空中。在半空中，牠倒提着聚水瓶，傾倒出瀑布一般的大水來。

暴風雨襲來了，小河變成了巨流——山洪暴發了！
鍾義在水中漂起，順流而下。

小龍游到鍾義附近，化成一棵樹，漂在水上。

鍾義掙扎着爬上這棵樹，順流漂走，口中連聲喊道：

“媽媽呀！我的媽媽呀！我要回去救媽媽！”

鍾義騎着樹漂到自家門前，看到媽媽正抱住門框待救。鍾義正急得毫無辦法，這棵樹自己却拐了個彎，漂到媽媽跟前。鍾義忙救起媽媽到樹上來。

雨止了，鍾義母子還騎在水中的樹上漂流着。

5

月夜，在月光中可以看到一片汪洋，水勢已經和緩，沒有了可怕的吼聲。

鍾義母子仍在漂流着。

忽然遠處有人喊“救命！”的聲音。

鍾義忙用手划着水，向着聲音漂去。

一個人正攀着一棵樹，全身浸在水裏呻吟着。鍾義漂到這裏，把這個人救上樹來。

他們繼續漂流着。月光在水中顫抖，他們在漂流的樹上顫抖。被救起的人這時已經甦醒過來了，睜開了眼睛。

鍾義見他已經甦醒過來，就寬慰地吁了一口氣。

“完了完了，這下子我們祖祖輩輩的家業都完了！”那人咬着嘴唇惡狠狠地說。

“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”老媽媽問。

“我叫王恩，”那人答，“王員外的兒子。”